

紅樓夢



第三十七回

秋爽齋偶結海棠社

蘅蕪院夜擬菊花題

話說史湘雲回家後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游吟詠不題。

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，居官更加勤慎，以期仰答皇恩。皇上見他人品端方，風聲清肅，雖非科第出身，卻是書香世代，因特將他點了學差，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。這賈政只得奉了旨，擇於八月二十日起身。是日，拜別過宗祠及賈母，便起身而去。寶玉等如何送行，以及賈政出差，外面諸事，不及細述。

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，真把光陰虛度，歲月空添。這日甚覺無聊，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，仍舊進園來了。剛換了衣裳，只見翠墨進來，手裏拿着一幅花箋，送與他看。寶玉因道：『可是我忘了。纔要瞧瞧三妹妹去。你來的正好。可好些了？』翠墨道：『姑娘好了，今兒也不吃藥了；不過是冷着一點兒。』

寶玉聽說，便展開花箋看時，上面寫道：

『妹探謹啓二兄文几：前夕新霽，月色如洗，因惜清景難逢，未忍就臥；漏已三轉，猶徘徊桐檻之下，竟爲風露所欺，致獲採薪之患。昨親勞撫囑，已復遣侍兒問切；兼以鮮荔並眞卿墨蹟見賜，抑何惠愛之深耶？今因伏几處默，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奪之場，猶置些山澗水之區；遠招近揖，投轄攀轅；務結二三同志，盤桓其中，或豎詞

壇，或開吟社；雖因一時之偶興，每成千古之佳談。妹雖不才，幸叨陪泉石之間，兼慕薛林雅調。風庭月榭，惜未讎集詩人；宿杏溪桃，或可醉飛吟盞。孰謂雄才蓮社，獨許鬚眉；不教雅會東山，讓余脂粉耶？若蒙造雪而來，致請掃花以俟。謹啓。」

寶玉看了，不覺喜的拍手笑道：「倒是三妹妹高雅！我如今就去商議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。翠墨跟在後面。剛到了沁芳亭，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着一個字帖兒走來。見了寶玉，便迎上去，口內說道：「芸哥兒請安，在後門等着呢。這是我送來的。」寶玉打開看時，寫道：

「不肖男芸恭請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男思自蒙天恩，認於膝下，日夜思一孝順，竟無可孝順之處。前因買辦花草，上託大人洪福，竟認得許多花兒匠，並認得許多名園。前因忽見有「白海棠」一種，不可多得；故變盡方法，只弄得兩盆。太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，便留

下賞玩。因天氣暑熱，恐園中姑娘們防礙不便，故不敢面見，謹奉

書恭啓，並叩台安。男芸跪書，一笑。

寶玉看了，笑問道：「他獨來了？還有什麼人？」婆子道：「還有兩盆花

兒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出去說，我知道了，難爲他想着。你就把花兒送到我屋裏

去就是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，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裏了。

衆人見他進來，都大笑說：「又來了一個！」探春笑道：「我不算俗；偶然

起了個念頭，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，誰知一招皆到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可惜遲了！

早該起個社的！」黛玉說道：「此時還不算遲，也沒什麼可惜；但只你們只管起

社，可別算我，我是不敢的。」迎春笑道：「你不敢，誰還敢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這是一件正經大事，大家鼓舞起來，別你謙我讓的。各有主意，只管說出來，

大家評論。」寶姐姐也出個主意，林妹妹也說句話兒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忙什麼？

人還不全呢。」

一語未了，李執也來了，進門笑道：「雅的很哪！要起詩社！我自舉我掌壇！前兒春天，我原有這個意思的。我想了一想，我又不曾做詩，瞎鬧什麼，因而也忘了，就沒有說。既是三妹妹高興，我就幫着你作興起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既然定要起詩社，僧們就是詩翁了，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。」李執道：「極是；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？我是定了「稻香老

農」，再無人占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就是「秋爽居士」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居

士主人，到底不雅，又累贅。這裏梧桐芭蕉儘有，或指桐蕉起個倒好。」探春

笑道：「有了；我卻愛這芭蕉，就稱「蕉下客」罷。」衆人都道：「別緻！有

趣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快牽了他來燉了肉脯子來吃酒！」衆人不解。黛玉

笑道：「莊子說的：「蕉葉覆鹿。」他自稱「蕉下客」，可不是一隻鹿麼？快做了鹿脯來！」

衆人聽了，都笑起來。

探春因笑道：「你又使巧話來罵人。」

你別忙，我已

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。」又向衆人道：「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，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；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，他又愛哭，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；以後都叫他做「瀟湘妃子」就完了。」

大家聽說，都拍手叫妙。

黛玉低了頭，也不言語。

李執笑道：「我替薛大

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，也只三個字。」衆人忙問是什麼。

李執道：「我是封

他爲「蘅蕪君」，不知你們以爲如何？」

探春道：「這個封號極好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呢？」

你們也替我想一個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你的號早有了；

「無事忙」三字恰當得很。」

李執道：「你還是你的舊號「絳洞花主」就是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小時候幹的營生，還提他做什麼？」

寶釵道：「還是我送你個號

罷。有最俗的一個號，卻於你最當。」

天下難得的是富貴，又難得的是閒散。

這兩樣再不能兼，不想你兼有了，就叫你「富貴閒人」也罷了。」

寶玉笑道：

「當不起！當不起！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。」黛玉道：「混叫如何使得？」

你既住怡紅院，索性叫怡紅公子不好？」衆人道：「也好。」

李執道：「二姑娘，四姑娘，起個什麼？」迎春道：「我們又不大會詩，白

起個號做什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雖如此，也起個纔是。」寶釵道：「他住的是紫

菱洲，就叫他「菱洲」。四丫頭在藕香榭，就叫他「藕榭」就完了。」

李執道：「就是這樣好。」但序齒我大，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；管教說了，大家合意。我們七個人起社，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，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。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已有了號，還只管這樣稱呼，

不如不有了。」以後錯了，也要立個罰約纔好。」李執道：「立定了社，再定罰

約。我那裏地方兒大，竟在我那裏作社。我雖不能做詩，這些詩人竟不厭俗，

容我做個東道主人，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。還要推我做社長。我一個社長，自

然不彀，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。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：一位出題限韻，一位

膠錄監場。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；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，我們也隨便做一首。你們四個，卻是要限定的。是這麼着就起，若不依我，我也不敢附驥了。」

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；又有薛林在前，聽了這話，深合己意。二人皆說：

「是極。」探春等也知此意，見他二人悅服，也不好相強，只得依了，因笑道：

「這話罷了，只是自想好笑：好好兒的，我起了個主意，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既這樣，俗們就往稻香村去。」李執道：「都是你忙。今

日不過商議了，等我再請。」寶釵道：「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。」探春道：

「若只管會多了，又沒趣兒了。一月之中，只可兩三次。」寶釵說道：「一月

只要兩次就彀了。擬定日期，風雨無阻。除這兩日外，倘有高興的，他情願

加一社，或請到他那裏去，或附就了來，也使得，豈不活潑有趣？」衆人都道：

「這個主意更好。」

探春道：『這原係我起的意思，我須得先做個東道，方不負我這番高興。』李執道：『既這樣說，明日你就先開一社，不好嗎？』探春道：『明日不如今日，就是此刻好。你就出題，菱洲限韻，藕榭監場。』迎春道：『依我說，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，竟是拈鬚兒公道。』李執道：『方纔我來時，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，倒很好。你們何不就詠起他來呢？』迎春道：『花還未賞，先倒做詩！』寶釵道：『不過是白海棠，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？古人的詩賦，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。要等見了做，如今也沒這些詩了。』

迎春道：『這麼着，我就限韻了。』說着，走到書架前，抽出一本詩來，隨手一揭，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，遞與衆人看了，都該做七言律。迎春掩了詩，又向一個小丫頭道：『你隨口說個字來。』那丫頭正倚門站着，便說了個『門』字。迎春笑道：『就是「門」字韻，「十三元」了。』起頭一個韻定要『門』字。』說着，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，抽出『十三元』一屉；又命那丫頭隨手拿四

塊。那丫頭便拿了『盆』『魂』『痕』『昏』四塊來。

寶玉道：『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。』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，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。獨黛玉或撫弄梧桐，或看秋色，或又和丫嬛們嘲笑。迎春又命丫嬛點了一支『夢甜香』。原來這『夢甜香』只有三寸來長，有燈草粗細；以其易燼，故以此爲限。如香燼未成，便要受罰。

一時，探春便先有了，自己提筆寫出；又改抹了一回，遞與迎春；因問寶釵：『蘅蕪君，你可有了？』寶釵道：『有卻有了，只是不好。』寶玉背着手在

迴廊上踱來踱去，因向黛玉說道：『你聽，他們都有了。』黛玉道：『你別管

我。』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，因說道：『了不得！香只剩了一寸了！我

纔有了四句！』又向黛玉道：『香要完了，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？』黛玉

也不理。寶玉道：『我可顧不得你了；管他好歹，寫出來罷。』說着，走到案

前寫了。

李執道：『我們要看詩了；若看完了還不交卷，是必罰的。』寶玉道：『稻香老農雖不善作，卻善看，又最公道；你的評閱，我們是都服的。』衆人點頭。於是先看探春的稿。上寫道：

詠白海棠

『斜陽寒草帶重門，苔翠盈鋪雨後盆。玉是精神難比潔，雪爲肌骨易銷魂。芳心一點嬌無力，倩影三更月有痕。莫道綺仙能羽化，多情伴我詠黃昏。』

大家看了，稱賞一回，又看寶釵的道：

『珍重芳姿畫掩門，自攜手壺灌苔盆。胭脂洗出秋階影，冰雪招來露砌魂。淡極始知花更豔，愁多焉得玉無痕？欲償白帝宜清潔，不語婷婷日又昏。』

李執笑道：『到底是蘅蕪君！』說着，又看寶玉的道：

『秋容淺淡映重門，七節攢成雪滿盆。出浴太真冰作影，捧心西子玉

爲魂。曉風不散愁千點，宿雨還添淚二痕。獨倚畫欄如有意，清

砧怨笛送黃昏。』

大家看了，寶玉說：『探春的好。』

李執終要推寶釵：『這詩有身分。』

因又催黛玉。

黛玉道：『你們都有了？』

說着，提筆一揮而就，擲與衆人。

李執等看他寫的道：

『半捲湘簾半掩門，碾冰爲土玉爲盆。

看了這句，寶玉先喝起彩來，說：『從何處想來！』又看下面道：

『偷來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縷魂。

衆人看了，也都不禁叫好，說：『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！』又看下面道：

『月窟仙人縫縞袂，秋閨怨女拭啼痕。嬌羞默默同誰訴？倦倚西風

夜已昏。』

衆人看了，都道：『是這首爲上。』李執道：『若論風流別致，自是這首，

若論含蓄渾厚，終讓蘅稿。』探春道：『這評的有理。』瀟湘妃子當居第二。』

李執道：『怡紅公子是壓尾，你服不服？』寶玉道：『我的那首原不好，這評的

最公。』又笑道：『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。』李執道：『原是依我評論，不

與你們相干。再有多說者必罰。』

寶玉聽說，只得罷了。李執道：『從此後，我定於每月初二，十六這兩日開

社。出題，限韻，都要依我。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，只管另擇日子補開；那怕

一個月每天都開社，我也不管；只是到了初二，十六這兩日，是必往我那裏去。』

寶玉道：『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。』探春道：『俗了又不好，忒新了又鑽古怪也

不好。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，就叫「海棠詩社」罷。雖然俗些，因真有此事，

也就不礙了。』說畢，大家又商議了一回，略用些酒菓，方各自散去，也有回家

的，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，當下無話。

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，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，也不知何事。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，襲人問那裏來的，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。襲人聽說，便命他們擺好，讓他們在下房裏坐了，自己走到屋裏，稱了六錢銀子封好，又拿了二百錢走來，都遞給那兩個婆子，道：「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；這錢你們打酒喝罷。」

那婆子們站起來，眉開眼笑，千恩萬謝的不肯受；見襲人執意不收，方領了。襲人又道：「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？」婆子忙應道：「天天有四個，原預備裏頭差使的。姑娘有什麼差使，我們吩咐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我有什麼差使？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給史大姑娘送東西去；可巧你們來了，順便出去，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；回來你們就往這裏拿錢，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。」

婆子答應着去了。

襲人回至房中，拿碟子盛東西與湘雲送去，卻見榻上碟子槽兒空着；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，襲人問道：『那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裏去了？』衆人見問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想不起來。半日，晴雯笑道：『給三姑娘送荔枝去了，還沒送來呢。』襲人道：『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看呢，巴巴兒的拿這個。』晴雯道：『我也這麼說；但只那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。我送去，三姑娘也見了，說好看，連碟子放着，就沒帶來。你再瞧，那榻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。』

秋紋笑道：『提起這個瓶來，我又想起笑話兒來了。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，也孝敬到二十分；那日見園裏栽桂花，折了兩枝，原是自己要插瓶的，忽然想起來說，這是自己園裏纔新開的鮮花兒，不敢自己先頑，巴巴兒的把那對瓶拿下來，親自灌水插好了，叫個人拿着，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，又進一瓶給太太。誰知他孝心一動，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。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，老太太見了，喜的無可

不可，見人就說：『到底是寶玉孝順我，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；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！』你們知道，老太太素日不大和我說話，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；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；說我可憐見兒的，生的單弱：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？幾百錢是小事，難得這個臉面！及至到了太太那裏，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，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，不知要給那一個；一見了，連衣裳也不找，且看花兒。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兒，誇寶二爺又是怎麼孝順，又是怎麼知好歹，有的沒的，說了兩車話。當着衆人，太太臉上又增了光，堵了衆人的嘴，太太越發喜歡了，現成的衣裳，就賞了我兩件。——衣裳也是小事，年年橫豎也得，卻不像這個彩頭。』

晴雯笑道：『呸！好沒見世面的小蹄子！那是把好的給了人，挑剩下的纔給你，你還充有臉呢！』秋紋道：『憑他給誰剩的，到底是太太的恩典。』晴雯道：『要是我，我就不要；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，一樣這屋裏的人，難道